

· 新生代长篇小说文库 ·

王蒙 / 主编

蝇

邱华栋 / 著

眼



長春出版社

新生代长篇小说文库

蝇 眼

邱华栋

长春出版社

(吉)新登字 10 号

新生代长篇小说文库

蝇 眼

邱华栋 著

责任编辑:王占通

封面设计:庄宝仁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四平恒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印张:11.625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14 000

印数:1-10 120 册

ISBN 7-80604-632-1/I·135

定价:14.00 元

文库主编 王 蒙

选题策划 崔艾真

责任编辑 王占通

装帧设计 郝 莉

封面设计 庄宝仁

出版说明

《新生代长篇小说文库》是我们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的一套高水准的纯文学创作丛书。时值世纪之交,我们出版这套丛书,有其非凡的意义。

《新生代长篇小说文库》是以集束形式出版 60 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力作。60 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群,目前正活跃于文坛,文学未来世纪的辉煌无疑是属于他们的。长篇小说的创作,是最能体现一个作家的创作实力的,因此,我们策划和出版了这套丛书。

《新生代长篇小说文库》的编选原则是:入选作品在题材、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必须是有创新的,有时代感的,有震撼力的;必须是在某一方面或某种程度上,反映长篇小说创作的水准和成就的。

《新生代长篇小说文库》展示精品,期待力作。

1998 年 1 月

【第一部】 天使的洁白

1

在城市中，人群如同杂草一样茂盛地生长在楼宇的峡谷间，不同的是这种杂草是行走的杂草，同时，从本质上看一棵和另一棵没有什么区别。每天，当太阳从天边跃升上来，活动的人群构成了杂草喧哗的宏大场面，它们来来去去，生生灭灭，经年不息。而城市则如同一个巨大的培养基，以它的庞大的下水道系统、供水系统、防灾、防洪设施、取暖供电设备以及交通和警察管制系统来使养分源源不断地输入杂草般的人群。这就是城市人生生不灭的原因和景观。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城市人又都是静止的。他们从来没有移动过，所有的人只是构成了一个个链环，一环套一环，所有的人都可以由那种关系的链条连接起来，从而构成了城市中奇异的人链。在这个链条上，甚至一千多万人的大城市中的人全部都可以被这一个链环所连接。这是一幅可怕的景象：人们是一个个圆环，一个连着另一个，交叉、重叠、擦身而过，最终形成了一条黑色巨环，如同一条巨大的草编物，从而在夜晚城市那黑暗的河流上越漂越远，无穷无尽。

2

一到夜晚，袁劲松就变得焦虑不安，孤独难耐。现在他租住在三环路边上一幢很高的塔楼里。屋里灯光昏黄，从而使他更加产生了一种对黑夜的疑惧。因此，每当夜晚来临，他常常一个人奔逃到大街上，在陌生的人群中走动，并在冷风中竖起风衣的领子，而孤独这个可怕的虫子咬噬着他那颗被黑夜浸泡的心。

他忘不了不久以前他在地铁里的一次遭遇：他走进地铁车厢，找了个位子坐下来，环视了一下四周，这时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场面，所有的人都坐在那里各想各的心事，有的人则用报纸遮住脸读报，还有人戴着墨镜，总之没有一个人要打算和别人的目光相遇。他环视了一下车厢，目光不期与一个壮汉相遇了，他迟疑了一下，还是看了那个人一眼，便立即将目光移了开去，但那个壮汉却立即站了起来走到他跟前：“你刚才为什么要盯着我看？你要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壮汉怒气冲冲，这把他吓了一跳。他连忙向那壮汉道歉，在他和壮汉对峙的过程中，整个车厢中的人真的没有人把目光投向他们，那些人充耳不闻，如同姿态各异的雕像一样一动不动。没有一个人打算在地铁里和别人的目光相遇，这就是城市的象征。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他渴望自己变成一个不被

别人察觉的人，一个观看者、跟踪者、窥视者。他不再想与任何人发生正面冲突，因为在城市中，也许所有的陌生人都想着要擦肩而过，而不是微笑寒暄、握手言和。就在昨天，当他一个人来到了凄清的城市大街上时，他就变成了一个跟踪者。那是一个穿着一身黑衣的女人，他看着她从一座大商场出来，她走路的样子有点儿漫不经心又似乎目标已定，她大约二十多岁，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诱惑男人的味道。他就开始跟踪她。他远远地跟在后面，那种距离使他既可以细致地观察她而又不被她发觉。他和她拉开了散兵线，沿着大街不停地向前走。他开始揣测她的身份。她是一个暗娼？一个与老公吵架出走的小妇人？……可她是一个什么人呢？总之他断定她是一个有意味的女人。当他们走到一个小区的尽头的时候，他才鼓起勇气追了上去。

“小姐，小姐……”

那个女人站住，转过脸来看她，他看见了一张被化妆品覆盖得十分性感的脸。这是一个年轻的女人的脸：“有什么事？”

“要我送你吗？天这么黑，恐怕你一个人走不太安全，我已经跟你走了一段了……”

“谢谢了。”她说话的声音中带有东北口音，但她对他并无戒心，“我要去劲松小区……”

袁劲松立即打定主意要送她，他拦住了一辆“面的”，他们上了车，立即攀谈起来。那个女孩说她刚从

东北来到北京，打算找一个歌厅做事。他这才明白她是一个坐台三陪小姐，他立即从她身上闻到了一种奇异的的味道。这个女人刚刚来到这座城市，她打算在这里捞上一把，他想。他把她送到了她住的旅馆，那是一幢居民楼的地下室，当然是一个廉价的旅店，“明天我陪你去玩儿吧，”他抓住了她的小手，“我陪你去逛街好不好？”他给了她一张名片，她笑了一下，如同接受了他的某种暗示，她的眼睛像一只母猫的眼睛那样闪烁着，“明天我呼你吧。”然后她就消失在那幢居民楼的阴影里了。

第二天袁劲松一直在期待着自己那台小型“摩托罗拉”数字寻呼机能够快活地鸣叫起来。他从早晨一直等到了傍晚，他的呼机才叫了起来。他立即冲到楼下公用电话亭回了电话。“是袁先生吗？我是金小姐，我在红星旅馆门口等你，你过来吧。”他放下了电话，一阵狂喜涌上心头，他觉得胯下一下子硬了，她的声音就如同一个软性沼泽，吸引着他挺起家伙打算陷进去。他换了一套衣服，又仔细地在腋下喷了廉价的男用松针型香水，往头发上细致地打了摩丝，兴冲冲地下了楼，钻入了出租车。

但当他到了红星旅馆门口后，怎么也找不到金小姐。他又进到旅馆里去打听，一个老大妈十分警惕地告诉他她早就走了。

他一个人站在被下午的阳光照得十分慵懒的街景与人群中，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沮丧。他呆站了一会儿，茫

然地走到一家麦当劳快餐店，要了一份吉士汉堡、巧克力热饮和一个苹果派。心里一直在想为什么她不愿意见他？他想象了将和她交往的全部过程，逛商场、看电影、吃晚饭，最后他把她带到自己的居所上床。但如果她向他要钱才干，他会不会干呢？他还没有嫖娼的经历，他弄不明白他会怎么样。他想她应该不是一个暗娼，只是一个陪舞小姐，但现在，这种想象全部落空了，那个金小姐已经如同下午的阳光一样消失在这座庞大城市的浮尘中，他一边嚼着汉堡包，心中也浮动着巧克力色的液体。他想这是一座在夏季也会使他感到寒冷的城市，他已有一年多没有与女人来往了。爱的匮乏！当他口袋空空，没有多少钱的时候，他发现爱情也像贼鸥一样飞得远远的不见踪迹。不只是女人，而是城市里有一种冰冷的法则对他进行了爱的封锁，情欲的封锁。

3

每到傍晚，他一个人坐在沙发床上，看黑夜像一层层被污血染黑的纱布覆盖天空，就渐渐变得焦躁了起来。他站起来，走到窗前向外窥视。他灭掉了屋里的灯，这样，从他的窗户看上去，四周的楼上便不会有人发现他在窥视。

最近，他喜欢观察一对年轻夫妇的生活场景，并悄悄地用自己那摄影记者专用的“大炮”（相机）对准对

面的房间，拍下来了一些照片，他仔细地研究着这对年轻夫妇的生活，虽然那种婚姻家居生活十分细琐，但却给他这个观看者带来了对家庭生活的温情想象，甚至还洋溢着一种幸福和诗意。

但是有一天，天刚刚黑下来，他又照例将“大炮”架好，瞄准了那对年轻夫妇的居室，却发现第三个人突然进入到那间屋子里。那是一个男人，他不知怎么开了门，一开始隐藏在外间。袁劲松一直观察着他，心情变得紧张了起来。后来，那个男人敲了敲卧室的门，门开了，丈夫先出来，但这个男人立即用匕首刺中了他。他随后又冲入了卧室，与那个女的进行了短暂的对话之后，又把她杀了。他一共刺了她五刀，整个过程袁劲松都拍了下来。他控制着自己惊悚的心情拍下了全过程！

第三天，小区中传开了凶杀案的情况，无非是一个被女人抛弃的男人杀掉了她和她的新男人。故事是千篇一律的，而角色，具体的人却亘古常新。袁劲松并没有把照片交送警察局，因为杀人者很快就自投落网了。袁劲松后来经常翻看那一对男女的生活场景。弄不明白为什么那样甜蜜的表层生活之下竟隐藏着一条黑暗的河流，生活的丛林中隐藏了多少野兽，它们都会在某一天突然张开嘴来咬人吗？这使袁劲松内心之中充满了疑惧。因而，作为孤独的守望者和观看者，他又凭窗而望。现在，那对面楼上死了人的房间再也没有了灯光，像一个黑窟窿。他听着三环路上汽车飞驰而过时的轰

鸣，感到夜晚与城市一起颤栗与喘息。他也渐渐开始急切地喘息了起来。

他想起他才看过的一部录相带，那是一部美国好莱坞风格的影片，叫做《银色猎物》，这部电影由性感明星莎朗·斯通主演。这是一部给他以深深震撼的影片。它讲述了一个公寓的年轻管理者悄悄地在公寓的每间房间中都安装了隐蔽摄像机，而他，则终日像看电视一样在观看房客私生活。

在这个公寓管理者的电视屏幕上，那一家家表面上幸福和谐的家庭却充满了危机与裂痕。但当莎朗·斯通扮演的主人公住进公寓以后，这个窥视者却渐渐地爱上了她，到最后，他还让她知道了他的秘密。当她看到那一家家的生活真实地出现在屏幕上时，她惊呆了。她认为他是一个疯子，一个变态狂人，最终她砸掉了所有的电视，而他也自杀身亡。

袁劲松看完这部片子之后，好久他的心中都充满了一种奇异的激情。他觉得他就像《银色猎物》中的那个观看者，至少他和那个人一样充满了对人性探究的愿望。他好几天都在放那部录相，最后，他担心自己要发疯了。他立即决定让自己孤独的生活敞开，从而让它变成两个人的世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就像世界最开始的那样，就像亚当和夏娃，就像所有的人那样。但他要爱上的女人在哪里？

向前追溯，袁劲松的情感生活充满了激情与阴影。直到今天，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还会相信爱情，在更早的时候，他爱上了他家邻居的女儿，那时候他 18 岁，而她则 16 岁。那是一个青葱的年龄，他非常喜欢她，喜欢她一脸的小雀斑，他觉得她简直漂亮极了。他第一年高考落榜了，她立即不理他了。这使他深刻地明白自己活在一种十分简单的现实之中，“不成功，则成仁”，要么是黄金，要么你就是大便。所幸的是第二年他又考上了京城一座名牌大学，在即将离开那座小城的当口，那个雀斑女孩又来找他了，这一次他觉得她变成了世界上最丑的女孩。他决定报复她一下，他虚情假意地应付着她，那一天，在夜幕降临的时候，他把她放倒在了自己的床上。他还把精液抹在了她的胸脯和肚腹上，在灯光下看上去闪闪发亮，她也兴奋得几乎像一条母鱼，他想，我终于蔑视了你，你这个势利的女人。后来他决定再也不回到故乡小城了，他再也没有与她联系过，因为他蔑视她！

在他大学毕业前夕，他与一个北京女孩相爱了。她和他同级但不在一个系，他父亲是军队的一名大校，因此她自己住在一套很宽敞的房子里，那是一套大三居的房子，空空荡荡，因此只有她和他去那里幽会时才使那间房子充满了生气。但她把那套房子打扮成了一个宠物

玩具的乐园，几百种洋娃娃和布、泥、铁、陶制的玩具让他有一种恐惧感。他不喜欢玩具，他觉得这些东西有一天会发狂，然后一齐拥上来咬他。她属于那种必须自己去喜欢上一个人，才会发疯地去爱的女人，后来结局是他像一个布娃娃一样被抛弃了，因为她的男朋友像她的宠物玩具一样多。他恨了她一段时间，然后他就渐渐地忘记了她。伤害与爱都是会被时间磨损掉的东西，没有什么印痕会永久保留。

毕业以后他凭自己的力量留在了这座城市，换了好几个单位，并流离失所，从城市的一角搬到另一角。由于一些单位没房，所以他到处租房住，饱尝艰辛。现在，他是《环球时尚》杂志的摄影者兼美术编辑，他以他最好的一整套摄影器材，担当着这个城市、这个时代的时尚的摄影记者和观看者。他最喜欢“观看者”这个词了。每当他举起相机，他就感觉到自己在观看，在注视着世界和人。作为时尚杂志的记者，他必须要记录与再现这个物质时代的特性，他需要把那些像一阵风一样的时尚拍得虚假、奢华与美丽。他的工作就是去观看物、打量物，去拍出物的充满欺骗性的光泽。他同时又对那些在物的追逼与压迫下的人充满了解欲。因此，他又为自己设计了很多专题。比如他有一组叫《曲线》的照片，偷拍的全部都是在大街上行走的女人的后腰与大腿之间的剖面，而女人的臀部则是相片画面上最突出的物体。在相片上，这些臀部被各种颜色、各种质地的纺

织品所包裹，呈现出了千姿百态的风貌，甚至比一张张人脸还生动，充满了活力与动感。他认为自己的这组照片是全新地观察女人的新视角。

当人把情感物化，把情欲上升为两性关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加以强调时，那么，男人和女人在交合时躯体的暂时相楔与相拥不过只是肉体的联合而已。那么情感呢？情感像空气清新剂一样，注定要在恶臭的环境中飘散。有一段时间，袁劲松在夜幕降临时深深地为一种想象所折磨着。他总在想象，除了他，这时城市会有多少对男女，因为性的冲动，而将充血的生殖器伸向了对方？有多少通奸、诱奸、鸡奸、骗奸、虚情假意、权钱色交易在这一刻发生？这是如同蒸汽火车行进般的肉体摩擦行为，他们又有多少人把诺言，这谎言装饰的花环像内衣一样扔到一边，与不爱的人短兵相接，大干一场？

他梦想在一个喧闹的街区展览自己所拍的那一组《曲线》，他不知道还能再拍些什么。一夜又一夜，他苦苦地思考着，后来他突然醒悟了。他觉得，世界上一切都是短暂的，只有美是永存的，只有那种附着于事物之上的美才是他唯一值得信赖的。

5

但是，美，如同城市之中稀薄的氧气一样，到哪里才能找寻得到？在这座冰冷城市的冰冷法则面前，他对

美的确信却是动摇的。他在想着自己如何由一个理想主义者渐渐地变成了一个幽闭症患者，他弄不清这其中的蜕变过程。仿佛是一种力量在推着他走，让他一点点卸掉各种武装，变成一个庸人。但是有一天，他在杂志社见到一个女孩，他觉得他又发现了美！

她叫孟叶，刚刚从一所专科学校毕业。父母都是艺术学院的教师。袁劲松发现她长得非常特别，甚至看上去有异族血统。她那大得离奇的眼睛被长长的睫毛所覆盖，眼睛却是褐黄色的，嘴唇很薄，说话的声音之中带有一种磁性。她只有 21 岁，但却显出了一丝老练。袁劲松在杂志社一见到她就有些心神不宁了。后来他终于找了个机会与她搭上了话，聊了很多。她竟然有些羞涩，与他说话时目光却不敢与他相遇，这使他内心之中有羽毛轻抚一般爽利。后来杂志主编江长航进来，对他说：“劲松，我叫你拍的墨西哥餐厅的外景照片呢？你快去，在这儿跟小姑娘套什么瓷？”

江长航是一个年近 40 岁的人，但已显出一些老态。他的妻子得了一种奇怪的关节病。从而使身体都变了形，并且终日不能出门。因此，江长航总显出了一种男性欲望得不到满足的焦虑状态。这一点他完全看得出来，因此他从内心之中对江主编也充满了同情，剥开每一个家庭坚硬的外表，里面的果实有多少是腐烂的呢？他想。他没有犹豫，立即起身去拍照片了。

从此，他开始注意起孟叶了。在杂志社，他总是找

机会与孟叶聊天，而她那会说话的大眼睛似乎也在经常与他对视。接连好多天，他都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感所抓住了，那种幸福的感觉有点儿痒，像水面的涟漪一样在他的身体内一点点地漾开，并传遍全身。那是神经十分舒快的感觉，而这正是那个孟叶，有着褐色眼珠的女孩给他带来的。一周以后，有一天，他提前下班，在外面用公用电话给她打了电话：“孟叶，我是袁劲松，我想请你一起聊聊，你可以出来吗？”

电话那边的声音多少有一些诡秘，“我还要等到4点钟，江主编要我为他打印三份合同。……不过，我们在方庄购物中心门口见面吧。”她挂断了电话。

袁劲松放下了电话，他看了一下表，离4点还有一个小时，他就慢慢地遛达着，他感觉到江主编对孟叶的兴趣很大。莫非他想把她搞到手？她才只有21岁，而他，都已经40岁了。他把她安排做秘书，已经连着好几天推迟了下班的时间，与孟叶呆在一个办公室里，兴许已经开始对她威逼利诱了吧？孟叶是她聘用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他可以随时再解聘她。袁劲松一边胡思乱想，一边在方庄购物中心门口等她。4点15分，她出现了。他觉得有些紧张，他迎了上去，这是两人自第一次见面以来首次单独在一起。

她的眼睛闪闪发亮，“我早就知道你会给我打电话。我一直在等你给我打电话。”

“真的？”袁劲松甚至都有点儿不敢相信自己的耳